

皇明文衡

十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三

序

送陳司業詩序

楊榮

宣德六年秋九月國子司業陳敬宗光世以考績來北京
上俾之復職凡與光世厚者皆作詩送之而以序屬予蓋光
世初爲翰林庶吉士以文行知名縉紳間求樂中修
高廟實錄慎擇賢者而任之光世與焉未幾凡庶吉士皆授
刑部主事光世復徵入史館書成改翰林侍講及修

太宗

仁宗實錄光世復與其間會國子監缺司業而難其選遂以
光世往焉或謂光世誠賢於人然旣侍講久矣其名實已然
有聞於天下今去爲司業無乃左乎光世聞之蹴然曰司業

天下學者之所取法也誠宜德望優重者爲之顧乃
命敬宗將夙夜勉焉以圖稱尤恐弗及而何左之敢云旣蒞
職日進諸生講聖人之道而正己以率之諸生大化服而光
世之譽益大顯予嘗謂國家建學於天下以造士皆使學
聖人之道也然其師之所見與弟子之所稟不能皆粹也故
其成就有不能盡然者及升之太學譬之集衆材於班郢之
門而大加繩削焉使小大長短皆中法度然後以之構厦無
不適其宜者苟規矩準繩有未至而欲羣材皆適於用而不
爽焉難矣祭酒司業之任蓋何如其重也光世旣優於是矣
今歸而復加意焉國家得賢之多致治之盛人將於太學
乎頌也予與光世處三十年矣誼不容辭故爲序如此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延
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
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間作羣
情蕭散衍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着色寫同會諸公及當
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爲榮
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
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
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
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
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
治飲饌儼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于妙廬陵公喜題曰杏
園雅集旣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後仰惟

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侍從涵濡深恩蓋有年矣今

聖天子嗣位海內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聿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

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蓋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者英俱以年德高邁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爲美談彼固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聯事一司今予輩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哉雖然感

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

而加勉焉

省愆集序

黃淮

惟我

太宗文皇帝涖阼之初誕興文治規致太平慎簡儒臣設內閣以處之俾職論思典內外制參預機要而臣淮猥以末學忝與列馬求樂已丑車駕巡狩北京今上皇帝居春宮監國臣淮偕二三輔臣承

朝命俾侍左右癸巳再巡狩亦如之受命兢惕不遑夙夜誓竭駑鈍圖惟報稱然而質素愚戇以故處事乖方有不副上意旨者明年秋逮詣北京自分當被顯辟乃復蒙

恩矜恤但寘之獄俾自省過一何幸也在獄諭十年懲艾之餘他無所事凡觸于目而感于心者一皆形於詩甲辰秋伏

遇

今上皇帝卽仁覃恩肆赦臣淮獲全喘息復從諸大夫後退食之暇紬繹腹藁得詩賦辭曲合若干篇彙次成帙名之曰省愆集志不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爲窮而後工近古以來若李白杜甫柳子厚劉禹錫諸名公其述作皆盛於困頓鬱抑之餘至今膾炙人口淮也才不逮古人處困日久而囹圄禁且嚴目不覩編簡手不親筆札口不接賓客之談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而趣愈卑志愈窮而辭愈拙深可愧也然而篇什所載或追想平昔見聞以鋪張

朝廷盛美或懷恩戀闕以致願報之私或顧望咨嗟以興庭闈之念至於逢時遇景遣興怡神一皆出於至情蓋亦不可廢也是用藏之中笥以貽子孫俾覽者知予處困之大

畧工拙云乎哉

徐蘇傳序

胡澱

徐蘇傳者所以傳徐孺子蘇雲卿之事也徐蘇本傳列漢書載宋史者儒者見焉閭巷之間寡聞也今二傳編錄博採羣書校之本傳特爲詳備或者曰自漢以來懷德秉志高世獨行之士蓋多有之傳者獨錄徐蘇何也曰出吾郡也曰若然雲卿廣漢士亦得稱吾郡出邪曰雲卿聞孺子之風而來在當時非無韜棲隱約之地顧乃區區於東湖雲水之間彼蓋以孺子之流風未泯也樂於比而居於此固有不得而外之者曰豫章先賢可以陶世範俗者豈獨徐蘇哉曰得時而駕行道以濟物者固已表見於當時垂休於後世矣若二子亦非果於忘世者適漢衰宋微不可有爲故退然自守以終其

身此其操行足以激勵貪鄙聞其風者頑夫廉而懦夫有立志矣况士君子生於其鄉論世尚友可不知其人已乎欲知其人不得其事可乎得其事隱而不彰尤不可也此傳之所以廣又增錄其詩文既廣而增錄矣又刊以傳焉若是者皆君子之用心也傳之者棲碧李氏也刊之者李貞士廉也錄之者王遜之也序以冠其端郡人胡儼也

送諭德周公隨侍之南京序

楊溥

聖天子嗣登

寶位明年改元洪熙 諭廷臣若曰惟

祖宗大德鴻業啓佑備至垂裕無窮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

太宗文皇帝肇建兩京垂統萬世子嗣大歷服仰遵成憲鳳

陽

皇陵金陵

孝陵 皇業所基朕寤寐不敢忘謹遣

皇太子致祭爾文武羣臣暨宮僚簡俾以從廷臣奉 詔惟

謹於是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周公崇述實在是行翰

林羣公賦詩祖餞徵予序惟天啓

聖明開太平之運士君子千載一遇

儲君天下國家大本其官屬自古擇人惟其時斯道以行惟

其人斯克翊於善

皇上丕隆孝思肇行盛典資賢俊輔導元良屬望尤深儒者

平居以致君澤民爲心恒患乎弗遇而崇述遭際如此端躬

正諭以副

聖天子簡俾爲吾儒增重其在是行乎昔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遂以文章名世若夫馳聘中原歷覽兩京仰二聖開創守成規模大畧擴充啓沃其所成就固不徒文章而已詩曰有馮有翼又曰以引以翼予於崇述有望焉

送劉汝弼序

正統元年春

聖天子維新政化慎簡賢良用資勵翼重惟方岳大臣以旬宣爲職尤貴得人乃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少傅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公以翰林侍講劉君汝弼應詔擢授廣東右布政使朝之大夫士咸謂汝弼克宜是任少傅公之薦足以副朝廷盛意於其行同門楊溥偕諸鄉友仕於京師者餞之都門之外酌之酒而告之曰汝弼

以名進士入翰林爲史官爲講臣歷事

四朝其才猷抱負每見於論議文字間而今乃得措諸行事翰林以論思備顧問爲職業未嘗試以有司之務或者遂謂吾儒徒持文墨未閑政事今

朝廷重念蒼生自翰林出典

方岳自汝弼始夫方岳有連帥有司憲相頡頑有守令百執事爲之屬以從事所見或不能同事或失於緩急先後必有以包涵之使之從容歸於善然後爲得體汝弼之量足以勝之也仁人君子爲國牧民一夫失所則吾之辜顧惟一方之廣智慮或不周耳目有不逮求免於責不亦難乎其要在擇守令汝弼之明足以別之也予於汝弼之行使天下之人知吾儒施設有出尋常萬萬者矣汝弼曰某不敏敢不黽勉以副朝廷委任以求稱知已爲斯文之光於是酌以爲別

靜學齋序

梁潛

予在禁林七年得交游之士二人焉烏江蔣君用文姑蘇趙君友同也二人者忠信慈厚而皆跡於鑒皆爲

上御鑒方纂修永樂大典編古方經二人者又總裁其事遂

得朝夕往還久之蔣君去侍

青宮予亦兼官春坊進與蔣

君接迹而竝趨退而與趙君有校讐講益之雅相得益密然

不知二人造詣修飭於道者何道而能然也意其質性自然

一日過蔣君見其名齋曰靜學然後知其所以進德者在此

也於乎靜者德之基也先儒以謂養得至靜之極則自然包

括宇宙終始古今濂谿周子上承孔孟之緒其示學者亦惟

在於主靜夫中所謂靜者非靜而不動之謂也無欲則靜靜

之中而動理具焉故雖古今之遠宇宙之大千變萬化之無

窮說之於吾心者不見其有餘也由是以御天下之至動而
不見其擾理天下之至繁而不見其勞所謂淵默而雷奮者
動之中靜之理所以行也靜體而動用靜存而動行此誠意
正心之事而蔣君達此其過人也宜哉諸葛武侯謂才須學
而學須靜者周子之言非有取諸彼然吾觀蔣君之賢益有
徵乎其言也將君與人處洞豁不爲深隱人人愛悅之獨趙
君澹然恬漠雖於鑒亦不屑然二人者中情甚相似皆善文
辭皆有得於靜者因讀諸公所爲靜學齋詩喜而爲之序旣
以旣將君又書以質之趙君也

中秋宴集詩序

士君子當四方無事

朝廷清明交游盛而志氣同進無諱忌之嫌退有講學之益

如此亦足以樂矣固不在乎嘉時勝集樽酌淋漓而後樂其樂也然而樂之於心者無因見也必有暢其志氣發其歡欣形之詠歌使當時讀之者皆爲之擊節羨慕傳之來世思見其盛而有後時不及之嘆則雖盃酒殷勤卒然相遭固亦一時之盛也於是求樂七年中秋之夕翰林學士胡公合同院之士會于北京城南公宇之後于時涼露旣降清飈悠然明月方升而酒行樂甚公乃命分韻賦詩凡若干首諷其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諗其勁正高邁之氣有以明夫培植養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於中隨所感而發之於此也豈非盛哉其或因事寓思有物外無窮之情興起感發爲萬世不盡之慮者亦足以見君子之心也因爲之序以明夫君子會合之美誠

朝廷亨嘉之際而凡是作非泛然辭語之細也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長春宮在 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宮祕宇凝於王者今其宮旣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薊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佳巍雄關壯峙凡仕於朝與居于城中者蓋嘗知唯閒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偪

將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郡之壯
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
于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夷狄
而安中夏者固在此邪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夷
狄竊據其中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
年然後

聖明受命攘除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樂天太
平之治而

上方振耀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社稷久遠
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于位民
之攸堅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
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